



KANGYOUWEI
YUJINDAI WENHUA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

方志钦 王杰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康有为

KANGYOUWEI YU JINDAI WENHUA

与近代文化

方志钦 王杰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方志钦,王杰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6(2006.9重印)
ISBN 7-81091-486-3

I. 康… II. ①方… ②王 III. ① 康有为(1858~1927)-思想评论
②梁启超(1873~1929)-思想评论③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②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243 号

责任编辑:杨风华

封面设计:张庆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59 千字

ISBN7-81091-486-3/K·404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康有为文化观蠡测	马洪林(1)
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	耿云志(15)
论“万木草堂”的道德教育理念、模式及其历史影响 …	方志钦 肖承罡(28)
论“万木草堂”学风	汪叔子(44)
论康有为文化思想复归的根源与轨迹	徐松荣(51)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沈晓敏(66)
《知新报》对科学技术的传播	方志钦 李桂娟(77)
康有为报刊观刍议	
——兼与孙中山报刊观比较	李红伟 张金超(92)
康有为的修辞观	李名方(103)
西洋赋咏 前无古人	
——康有为欧游诗杂议	方志钦(111)
从《列国游记》看康有为的文物观	隋永琦(126)
论康有为的文物保护思想	邓芬(133)
公民自治:一个百年未尽的话题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浅析	马小泉(141)
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新探	宋德华(148)
变法与变人	
——康有为的人才观探索	林家有(161)
康有为“废八股取士”主张提出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原因	袁进(183)
康有为女权思想的特点	李兰萍(187)
康有为“以商立国”与岭南人的“重商”思潮	黄明同(199)
康有为与澳门保皇总会	赵春晨(207)
亡命“天涯”的岁月	
——康有为新加坡避难记(1900.2.2—7.26)	张克宏(219)

康有为与梁鼎芬	李吉奎	(245)
徐勤与横滨大同学校	陈学章 王杰	(255)
梁启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	李明山	(270)
知世论人：梁启超秘密信函的考量	刘志强	(282)
浅议梁启超的土地思想	朱圆满	(290)
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 ——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	刘路生	(299)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立人	(312)
后记		(316)

康有为文化观蠡测

马洪林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著之于文字和形之于笔墨的艺术形象和理论形态。本文从康有为关于文章理论、书法理论和绘画理论的具体表达中,管窥蠡测,以小见大,再现康有为文化观的轮廓与精髓。可以说,康有为的文化活动与文化理论建构,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兼容中外的过渡文化形态,它开启了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文论:文章立言与立德并重

康有为以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自命:“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①他又生当大地交通开放、世界进入各国并立竞争的时代,有机会吸收东西方各国先进文化思想,“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旃之,枕之,魂梦通之”^②。他声称其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吾之平法,集思广益,去短取长,以补中国而已,非举中国数千年文物典章而尽去之也。”^③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康有为又具有追求真理醉心变革的

① 《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② 《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③ 《共和平议》第二卷,长兴书局1918年版,第50页。

品格,所以形成了学贯中西的文化观念和气势磅礴的文章风格,他的文章和文论体现着民族的特色,充满了时代的精神。

康有为关于文章的理论首先是民族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和审美密切联系在一起,文章一词的本意就是指给人以美感的交错的线条、花纹和色彩。康有为形象地说:“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①所以,中国统称凡是一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典籍、著作和文章,也就是说凡是用文字写成的典章著述都应当是美的,而不仅仅是指后世所说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和审美有着不可分割的传统,独立特行于世界文化行列。反观西方的古希腊,除文学作品之外,虽然也有极少数哲学著作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但哲学、学术著作并不要求有高度的语言美,它与文学作品是明确区分开来的。然而中国几千年来,无论是诗赋等文学作品还是理论学术作品,都要求哲理与文采的完美统一。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成为千古文章家的信条。康有为继承了中国文化理论与审美结合的传统,文章写得以理服人又以美感人,同时又善作诗吟赋,其诗刻意学习杜甫诗风,忧世伤时,吊古怀今,颇得几分杜诗之真韵。康有为的文章与诗赋独步近代文坛,成为一代大诗人和文章家。其文激切而孤愤,其诗磊落而英多,发为近代新文体的滥觞。

中国自古就有研究文章规律的理论传统。康有为的文章在理论与实践上批判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文章的成就,有深厚博大的民族文化根基,又突破了桐城派刻板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内涵与文章风格。他认为文章是理论的载体,主张作文以说理为主,“要之,文家以理为主,世运之变迁,天也;然人心以理为尚,明乎世变及厚薄,纯驳天人之分,然后可以论文”^②。

在理论上,康有为提出著书立说必须明确以“经世济人”为主题,他说:“立言之重与立德并顾,宁人所谓‘非明道德、纪国政、察民事、道人善,一切谀美之文不作,则为一篇受一篇之益;若为谀佞淫乱之文,则为一篇受一篇之损’。”^③他着重批评了历史上的某些文章家,由于屈服于压力,诱惑于名禄,而写下阿谀当朝、奉承权贵的谀世诗文、虚美行状、谀墓志铭,丧尽一生名节,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所以他强调文人必须有骨气,好文章最能激励名节。

在文风上,康有为主张文从字顺,浅近直白,反对佶屈聱牙、艰深难懂的文章。他认为《诗经》许多篇章,传之久远,老妪能解,是因为贴近生活,语言明

① 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② 《修词》,康同璧、任启圣编校《万木草堂遗稿》卷六下,1960年油印本,第36页。

③ 《文章》,康同璧、任启圣编校《万木草堂遗稿》卷六下,1960年油印本,第31页。

快。所以文章的人手，必须以立意为先，切忌求艰深、炫奇奥，一句三典，以词害意，专用字典上查不到的字，岂不令人生厌！他说：“文宜学文笔文调，深奥之字不贵也。”^①然而，做文章也必须有变化，才能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他说：“文章家有奇正，宜从奇乎？宜从正乎？夫文法犹兵法也，变化不测。程不识、广，均是名将，因时制宜，相机应变，奇正相生而已。”^②所以作文如蓄水，蓄极而奔泄，则有气势。因此，康氏对清朝崇尚考据，又以考据为文，繁征博引，极为鄙视，认为简直不能算是文章。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文章是世界上最富于变化气质而有天地之美的作品。

在学习古文上，康有为非常推崇梁萧统《昭明文选》，认为古人自六朝以后，治《文选》几乎与治经学等同，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辉煌诗歌与灿烂文章，无不受到《文选》的浸润与启沃，而《文选》最精到之处是别裁高明。他说：“梁武帝崇佛，而昭明选取不及佛，独《头陀寺碑》耳，足见昭明特识。”^③但康有为力主“六经”皆孔子之文，文章始于“六经”，所以不同意《文选序》中的论断：“故《文选序》云：周公之籍，孔父之书，不可谓文；孟荀之说，庄老之论，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事，归于翰藻，论似近偏。”^④尽管如此，他仍竭力提倡读书应先读《文选》，然后再读历代文苑英华，指出这些文章总汇都得失相望，各有千秋，只要学人认真研读，自然受益匪浅，卓然成家。

康有为关于文章的理论同时又是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是长期持久的古代文化，经过近代西方欧风美丽的震荡而发生了急遽变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几千年主宰我国的儒家世界观和文化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其特点是既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固有的进步传统，也批判地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独特风貌。康有为不仅是近代维新变法的领军人物，而且是近代文化变革的旗手，他的政治主张和文化观念都体现在其大量的著作、奏议、信札、序跋、诗赋、游记中，“述国政，陈风俗”^⑤。在时代车轮的推动下，康氏的文化观和文章风格，从变古到创新，既从过滤中继承和筛选，又显示出富有活力的开拓，创造了一种从古到今、从西到东的文化过渡形态的

^① 吴熙釗、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② 《文章》，康同璧、任启圣编校《万木草堂遗稿》卷六下，1960年油印本，第30页。

^③ 《长兴学纪》，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9页。

^④ 《修词》，康同璧、任启圣编校《万木草堂遗稿》卷六下，1960年油印本，第35页。

^⑤ 《日本杂事诗序》，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

政论文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

第一，康有为的文章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中国文章自古注重气势和感人，没有气势不算好文章，没有感人的激情也谈不上是上乘佳作。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更必须倾注深厚的感情于笔端，使文章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鼓动力。康有为的文章、奏议、诗歌几乎都是以忧世伤时开其端绪的。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劈头就以焦急的语言说：“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②

康有为文章的忧患意识来自中国古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化传统，更来自他对祖国和民族的无比热爱，“我为中国人，时刻不能忘中国”，成了他的口头禅和座右铭。他在谈论国事，撰写文章时，常常激昂慷慨，涕泪纵横，所以写出的文章动人心魄感人肺腑！按照康有为的文化观念，文章必须有感而发才能打动人心，这种感情来自作者的“元气”。他说：“夫有元气，则蒸而为热，轧而成响，磨而生光，合沓变化而成山川；跃裂而为火山流金，汇聚而为大海回波。块轧有芒，大块文章，岂故为之哉？亦不得已也。”^③只要有了这种“元气”，则不待故意为文，则自然感激豪宕，喷薄而出，“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了。这表明康有为已认识到，只有跟上时代的节拍，关心祖国的命运，才能写出有锋芒的“感人千载”的大块文章。

第二，康有为的文章有雄辩的说理和简练的逻辑。

中国文章自古有雄辩的传统，看来是状物、叙事、抒情之作，也常常是为了寄托或阐发一种思想和道理。康有为继承了这种寓情理于文章的优良传统，每有文作必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地展示论辩的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就是对封建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也以雄辩的气势驳得它体无完肤。他抓住“三纲”的核心是“忠君”进行理论攻坚，揭示“三纲”并不是天的意志，也不是天所创立，而是人为的制度，它是囚禁人民的桎梏，其残酷程度比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之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88 页。

② 《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 1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3 页。

③ 《梁启超写南海先生诗集序》，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3 页。

近代文论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更新有密切的联系。康有为虽然也写过一些注经式的著作,但也引进了西方的新式写作方法,运用推理的方式、逻辑的方法著为文章,为近代政论文别开一新境界。他吸取西方“实测之学”,以实证科学方法论述“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①,在近代文坛上别出心裁独树一帜,以其严密的逻辑文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康有为这种奇特的文风,从方法论上审视,显然是运用欧几里得几何公理原则、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和近代实证科学的论证方法,批判中国古代格物虚测的内省静思、穷天理灭人欲之辨的空洞玄想和注经式的学术研究方法,建立近代思维的有益探索;从内容上判断,则是通过标新立异的叙述方式,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系统阐发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文化纲要。这种写作方法在近代文化上是一大创新,有其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却削弱了文章的丰满血肉和动人的光泽。

第三,康有为的文章有精彩的飞动的语言。

语言精粹练达是构成中国文章之美的一大特色。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政论体,使句子的结构紧密又富有变化节奏,读起来声调铮铮,振人心魄。例如,他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写道:“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论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尊攘乎?岂惟圣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托耶!”^②康有为这种别具一格的散文语言,在他的政论文中比比皆是。或骈或散,骈杂散糅,信笔所至,汪洋恣肆,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从而呼唤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康有为主要是一位近代政治思想家,所以论述文章写作规律的文字不多。但正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就能站在时代的高度,重视文章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提出符合时代的文化主张,把中国文化改革的目光引向吸收新语言、新事物和新意境上。正因为他站在时代进步的前沿,他的文章“元气”说,就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他自己执笔撰写的政论文章,无不具有“元气淋漓”、大气磅礴的壮美感,警策时事,振奋人心,催人泪下,风行一时,并成为梁启超等人“新文体”文章风格的先导。有人在评论近代新文学流派时说:“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文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行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

^①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② 《京师强学会序》,《强学报》第1号。

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①康有为阔大壮观、气势恢宏的文章，曾在清末文坛上呼风唤雨，风靡一时，开启了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书论：重碑轻帖，尊魏卑唐

康有为觉识有清一朝，学术界研究金石的人很多，而探讨书法理论的实在是寥若晨星，期望认真探索研究书法技艺，从中悟出文化真理。他特意撰写《广艺舟双楫》一书，一方面从中国书学发展史上总结了由阮元肇始，包世臣扬波的“尊碑抑帖”艺术思潮，阐发了独到的美学见解与追求；同时借题发挥，放言高论，将其“托古改制”的变革思想融入其中，赋予这部书法著作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在打破帖学束缚，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该书使清代“尊碑”思潮获得了有深度的理论支撑，确立起康有为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广艺舟双楫》中，贯穿着康有为变成法、创新意为美的文化价值观。他认为不断的变化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白昼就有夜晚，有冬冷就有夏暑，白天与黑夜更替，冬冷与夏暑往复，故大自然常变而常新。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自然与社会生活中虽是微不足道的“至小者”，但它的历史也符合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延续规律。他指出：“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而已也，其灵不能自己，则必数变焉。”^②康有为认为，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也是形的表现，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文字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所以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但是文字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无时不在变化，无处不在变化。他振振有词地说：“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③

就时代而言，书法在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清代为一体势，皆千百年一变化，此后必有变化不止。他认为书法变化与政治革新有相似的规律，守旧必败，开新必胜，“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蔡襄）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 1933 年版，第 267 页。

② 《广艺舟双楫》卷一《原书》，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2 页。

③ 《广艺舟双楫》卷三《卑唐》，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5 页。

证也”^①。书法艺术与政治变革一样,只有变化,才能创新,只有开新,才有价值,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他认为清代书法也有四次变化: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转学赵子昂;嘉庆、道光年间盛行欧体。这三个时期,康有为称之为清代书法的“古学”期,特点是以晋帖、唐碑为师,所得以帖为多,刘石庵、姚姬传为代表作家。第四个时期即咸丰、同治之际,转师北碑,康氏称之为“今学”期,特点是以北碑、汉篆为师,所得以碑为主,邓石如、张廉卿为代表作家。自从阮元适应时势需要,创立碑学以救贴学之弊,中国书坛风气为之一变,使康有为幡然知贴学之非,明碑学之是。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高度赞赏魏碑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说:“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磷,当为今隶之极盛矣。”^②为什么魏碑这样兴盛呢?康有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书法的发展趋势分析说,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③。他认为自古以来书家林立,即以碑法,各擅体裁,互分姿制,惟南碑与魏碑可为宗,因为它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并且推崇《爨龙颜碑》为雄强茂美之宗,《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吊比干文碑》为瘦硬峻拔之宗。评论《爨龙颜碑》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吊比干文碑》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把三者评为字书中的“神品”和“高品”。

书法上重碑而轻帖,是康有为书法理论的重要环节。他以粗拙、雄强、具有崇高意识特征的书法风格,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鄙视帖学纤柔、和婉、媚俗、靡弱的艺术风尚。他认为尊碑轻帖是时势推迁书法代谢的必然,在清代“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④。

既然字帖面目全非,神形俱丧,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学习呢?所以只有尊

① 《广艺舟双楫》卷三《卑唐》,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5 页。

② 《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2 页。

③ 《广艺舟双楫》卷三《备魏》,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6 页。

④ 《广艺舟双楫》卷一《尊碑》,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8、10 页。

碑。他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①学帖不如临碑，这是康有为书法理论的坚硬燧石。

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对清代咸同年间兴起的碑学倾注极大的热情，竭力提倡碑学。他从重碑轻帖的价值取向出发，提出书学要“本汉”、“宝南”、“备魏”、“取隋”，即书法要以汉代为根本，因为汉代书法不但气体高古，而且变化多端。同时要博览魏、晋、南北朝诸碑，因为这些碑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无不有，使人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道上，“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②。康有为对碑学的称美和倡导，可谓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

当然，康有为加意重碑轻帖，并非是提倡复古主义，而是以“复古为解放”，带有书法复兴再创中国书学辉煌的深意。他批评帖学，是为了寻找医治帖学保守、僵化、停滞不前的药方，开拓书法艺术的新境界。

康有为重视碑学是为了使帖学披枝而见本，因流而溯源，寻找书法艺术创新的土壤。可是康氏的“复古”并非以古为美，而是导源于古人优秀的清流，为别开新体寻找源头。犹如唐代人的律诗，虽源于古体，但音韵与其迥异；又譬如宋代人的四六诗句，虽出于骈文，而“引缀绝殊”。有的学者指出：“康有为所极力倡导的碑学，复古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和中介，而变革、创新，才是其根本要求和目的。他始终为书法的倡变、求新而鼓吹、呼吁；为超越帖学的束缚，批判帖学的保守、停滞、弱化的弊端寻找理论根据；以变和新，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③

书法艺术既是一种审美观念，也是一种心性的表露。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康有为在颂扬魏碑雄浑的同时，对唐代书法以理抑情、以法害意的弱点展开了批评，他认为法帖之害，唐人始作俑者。唐代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也是书法由盛转衰的分野。康有为对唐人缺乏创意的划一程式的书法极为不满，甚至提出了“卑唐”的论断，他说：“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

① 《广艺舟双楫》卷一《尊碑》，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8 页、10 页。

② 《广艺舟双楫》卷三《备魏》，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7 页。

③ 傅合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美学思想》，《文史哲》1997 年第 1 期。

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渐灭尽矣。”^①所以，论书法不取唐碑，是康有为持之最力的一种书法见解。他认为唐碑不惟书法浅薄，而且不少书法家本是六朝人，况且“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而“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山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②

此后，唐代书法这种“尚法”的表现心态，则变为对功利价值和技巧程式的追求。到了清代，书法更深陷工巧，诚如康氏讥诮的那样，尝见好学之士，癖好书法，终日作字，真如赵壹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其勤至矣，意在与古人争道，然用功者多，而成功者少，“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③。专师唐人技法而抑制感性意趣，书法只是技巧的展示而缺乏神韵的个性，这自然不符合康有为主张书法创新表现性情自由的要求，因而受到他极大的鄙视。

在清末书坛上，康有为从理论上提倡改革书法艺术，反对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黑大方光”的楷法。在实践上他自己也致力临摹历朝碑版，笔法强调求变、求新、求真。他得力最深的是《石门铭》，而参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云峰石刻》等，从中摄取神理，熔铸笔锋，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康有为的书法强烈突出自己的个性，其结体独到之处，是体阔势宽，天马行空。有人形容其字粗壮挺拔，“如刷如扫”，以汉魏用笔，行书结体，熔冶诸家，自成一格，正好和当时官场及应试流行的“馆阁体”反其道而行之。康有为打破这种“馆阁体”的陈规陋习，集南帖北碑之大成，冶篆隶钟鼎于一炉，故书法恢奇瑰伟，有龙腾虎跃的气势。康有为在高兴的时候，也用淡墨画几笔水墨画，只是兴到之作，写意之笔，从来不曾流传外间，现在国内不过发现一二幅。如《梅花笺》、《山居图》等反映了康有为晚年的思想境界，也是康氏留下的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这种重碑轻帖、尊魏卑唐的主张，近人已多指出其偏颇。书法家沙孟海说：“《广艺舟双楫》——即《书镜》——的作者康有为，对于历朝碑版，无所不摹，即论这部论书之书，闳伟博洽，也已经‘只千古而无对’

^① 《广艺舟双楫》卷三《卑唐》，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3、15 页。

^② 《广艺舟双楫》卷三《卑唐》，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3、15 页。

^③ 《广艺舟双楫》卷三《备魏》，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9 页。

了！可是他的议论，也有所蔽，他有意提倡碑学，太侧重碑学了。经过多次翻刻的帖，固然已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经过石工大刀阔斧锥凿过的碑，难道不失原书的分寸吗？”^①但康有为不愧是学以致用的今文经学家，他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寓变革的哲学于艺术理论之中，使闳伟博洽的《广艺舟双楫》一书放射着政治和艺术相统一的光辉。在中国碑学理论发展史上，阮元提出了重北碑而抑南帖的新见解，但他的书法却仍是帖派，理论与实践有距离。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对碑学的形成影响深巨，推动大批书法家加入碑派行列。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碑学发展史上第三部主要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碑学流派的形成。

画论：象形类物

康有为自语，他“性癖书画”^②，戊戌变法前已搜藏了许多历代名画，变法失败后尽被抄没。在流亡海外 16 年期间，“复搜得欧美各国及突厥、波斯、印度画数百，中国唐、宋、元、明以来画亦数百”^③。康有为认为，地球上的画院，以罗马为最多最精妙。所以他的世界之旅首途意大利，用了许多时间去观赏与考察那里的画院，而观赏最多的并为之倾倒的是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的油画。这是因为拉斐尔的油画体现了艺术的“求变”与“求真”的精神。他认为中国画疏浅失真，远不如油画逼真，此事亦当变法，这不仅关系中国文明的进步，而且改进画法也与振兴工商业有内在联系。

如果说康有为在欧洲遍观各国油画，给人以地域空间辽阔的印象，那么民国六年（1917 年）冬，他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美森院所作《万木草堂藏画目》对中国古代画派的评论，则给人以历史时间的纵深感。康有为这部《万木草堂藏画目》名为画目，实际上评论文字却占了很大的篇幅，不妨说是康有为的绘画理论著作。他在绪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④他编著这本画目，是为了振兴中国明清以来衰败的画学，“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⑤，论述了中国画学衰败的原因，并提出了振兴画学的主张。

①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页。

②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③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④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⑤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他鉴于中国绘画到了明清时代，文人学士的作品“只写山川，或间写花竹，率皆简疏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他认为这作为不是主流的“别派”，是可以存在的，但“若专精体物，非匠人毕生专旨为之，必不能精。中国既摈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①。这种主张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康有为根据儒家经典关于绘画的论述，重新解释了绘画的特点及功能，指出“画以象形类物”^②，并强调优秀绘画作品之所以能起到使人“见善足以劝，见恶足以戒”^③的作用，全在于它“象形之逼肖”^④。康有为把绘画当做以形象别善恶、利器用的手段，这就把他的绘画思想与那些说绘画就是模山范水，或只写“胸中丘壑”的观点鲜明地区别开来。

康有为十分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甚至把画和文的作用同等看待，不分轩轾。他认为宣明事物的道理，最有效的是文字语言；保存形象，最好的办法是绘画。进而阐明图画能弥补史书和诗词歌赋不能反映事物形象的缺陷，从而充分肯定了绘画的作用并揭示了其特点。康有为还说：“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⑤正与他在罗马观画时指出的，画事“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⑥相呼应。这种观点虽然是倒因为果，但他认识到振兴画学并不只是绘画艺术本身的兴衰问题，它与国家工商事业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也表明，康有为之爱重绘画，并不只是出于艺术欣赏的癖好，而是与其“经世”的抱负相表里的。

康有为就他收藏的历代名画，对唐宋以至明清中国绘画艺术的变化兴衰，进行了画龙点睛的评论，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绘画理论和绘画研究的内容。对于唐画，康有为评论说：“唐画以写形为主，色浓而气厚，用笔多拙”，“吾于唐也，仍以为夏殷之忠质焉”。^⑦应该指出，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康有为所收藏的唐画仅有七件，所以论述比较简约。他所指唐画的“忠质”，是相对于我国绘画史上又一个高峰宋画而言的。对于宋画，康有为的评价最高。他说：“至宋人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争奇竞新，

^①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②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③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④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⑤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131、93、94 页。

^⑥ 《意大利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32 页。

^⑦ 《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二），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 94、96、105 页。